

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



黑瓦房

〔苗族〕龙港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

主 编 吉狄马加

副主编 尹汉胤 吉米平阶

黑瓦房

〔苗族〕龙 潜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9 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瓦房/龙潜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
(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吉狄马加主编)
ISBN 7-225-01683-0

I. 黑… II. 龙…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8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062 号

金鹰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

黑 瓦 房

[苗族] 龙 潜 著

责任编辑 王绍玉 班 果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3 万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1683 - 0/I·397

定 价： 19.1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序

吉狄马加

一套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评价这套书的呢？我想回答的是，这几本书给我带来的享受和遐思，绝对是奇妙的，充满着一种梦一样的感觉。五位作家，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均有所差异，但他们创造并展示出的精神世界，却给我们和广大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知领域，无疑这是难能可贵的。就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宏观发展而言，这五本书的出版还具有一种非常的意义，那就是这五位作家的作品，都包含着某种特殊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质。尤其是其中一些作品，深受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在叙述方式和语言的丰富性上，可以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不是夸张的话，这五部书从阅读的效果看，都能把人深深地吸引住，其魅力也是无穷的。但愿这五部书，就像五只漂亮的小翠鸟，希望它们都能飞进人类的心灵。且为序。

1999年9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独立寒风 黑瓦房下的世界	(1)
第二章	白三爷的古书和美人	(17)
第三章	王麻子的勾当与嘴脸	(30)
第四章	忍无可忍 雨言重创黄元富	(51)
第五章	寂寞的星期六和星期天	(66)
第六章	大城市来了宣传队	(80)
第七章	黄元富偷了他老爹的驳壳枪	(95)
第八章	雨言 鄢枝 浪漫的旅程	(111)
第九章	远处的雷霆 面前的风暴	(133)
第十章	风中飘逝的微笑和哭泣	(153)
第十一章	流泪的田君君老师	(172)
第十二章	最后的夏天还有幻想吗	(188)
第十三章	安小米 命运的咏叹	(206)
第十四章	红的山 白的山 山上的逃亡	(221)
第十五章	秋雨 冰冷的阳光	(245)
第十六章	白面馒头和血的味道	(264)
第十七章	出嫁的姑娘和远去的英雄	(287)
第十八章	快乐和悲哀其实只隔一张纸	(301)
第十九章	满婆 满婆 但愿有天堂	(318)
第二十章	谁的灵魂在风中飞翔	(328)
后 记	冬日之旅	(342)

第一章

独立寒风 黑瓦房下的世界

1

这是正月的一个下午，雪停了，但是风却起了。风在天上呜呜咽咽的。

在一个小山头上一个少年站着，他望着远方。他叫雨言。

雨言一看就不是这地方的人。他穿着一双黄色翻帮皮鞋，只是现在翻帮皮鞋早已不是黄色的了，雪水已经把它打湿，变成黑色的。他的鞋子，他的裤子的下半截，全都是湿漉漉的，像旁边那些已经熬过了一个冬天的小树杆。他外面穿一件茄克式的棉衣，里面是一件毛线衣，但是它们明显都已经小了，特别是那件毛线衣，尽管缀有精致的花边，但是早就破了，裸露出他锁骨凸出的肩膀。雨言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那里面是他全部的生活用品：被子、衣物和一个书包。他的头有些大，他的眼睛有些眯，他的眼睛还是双眼皮的，很秀气。可是，他的目光却是迷茫的，倔强的，有着一一种孤零零的

悲伤。

远处的雪地上有一只野狗仓皇跑过，但这没能吸引雨言的视线。他依然看着远方。远方，江的那一边是个农场，雨言知道，自己的父母现在就在那里。雨言是去年春天到那里的。雨言去年春天初到那里时有些兴奋，那里有蓝天白云，那里也有鸟和茁壮的庄稼。但是，雨言马上就明白了，那里也有父母的苦难——父亲此刻在山的那一边烧石灰，母亲此刻在农场的那间小屋里写材料。雨言想：他们知道现在我在这里眺望吗？雨言在农场里生活了近一年，他知道那里的情况，他知道父母在那里是被改造的对象，同时，雨言也知道他们要离婚了。在这一年里，雨言很多夜晚都听见他们在吵，他们在说离婚，雨言装做睡着了，他不敢吭一声。现在雨言也不怨他们不送自己过来，因为雨言知道他们不能离开农场。只是，在这样的雪地里，在这样的风中，雨言很想念他们，雨言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看见他们。雨言要到江镇这边来读书。雨言的母亲要他住在江镇这边的满婆家。

满婆是一个孤老婆子，满脸都是皱纹，满头都是白发。她是母亲来这里后才认识的，她们一见如故，如同母女。雨言是见过满婆几次的，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雨言刚才走过江镇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是走到了一个传说和梦的边沿。江镇有一截窄窄的街，街的两边都是黑瓦木房。那些房子大概已经有很多年月了，似乎是不堪上面黑瓦的重压，东倒西歪的，边上被一些柱子支

着，那些柱子有的已有些弯了，有的已有些朽了。但是，由于刚过完年，那些木房门两边用红纸写的对联还没有剥落，依然鲜艳，这也增添了一些生气和喜色。刚才雨言从那里走过时，街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停下脚步看着他，那目光有些惊讶也有些审视。雨言知道除了这些目光是还有一些目光的，他们在木房里格子窗的里面和木房里那些很高的门槛上，格子窗里的是些女人，门槛上的是些流着鼻涕的小孩。整个街上是寂静的，只有几只狗和几头猪在街角争抢着什么。雨言从那里走过，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沉重的影子缓缓划过那个传说和那些梦境。

现在，雨言站在积着雪的小山头上，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梦也不是一个传说，而是现实。

雨言跟小山头下的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对峙着。

那帮孩子的小手和小脸都被冻得通红，但是，他们似乎都不感到冷。他们中间有一个领袖，那是一个缺了两颗牙齿的虎头虎脑的孩子。他穿一件有四个兜的黄色仿军装，这衣服是这个地方他家庭地位的象征，只是他的衣服尽管是新的，但是已经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从前面撕开，风把那口子吹得一飘一飘的。此时，他们正在商量怎样对雨言发起攻击。

刚才，雨言走到这里时他们正在打雪仗，他们看见雨言有些惊讶，停了下来，雨言没有理他们，径直从他们中间走过。雨言走过去了，那个缺了两颗牙齿的孩子说：“我认识他。他爸爸是坏人，那回我在农场里看见他爸爸被斗。”这个孩子的话一下恢复了其他孩子的自

尊也提高了他们的勇气，他们用一种兴奋的怂恿的目光看着那孩子，那孩子于是抓紧一个大雪团，想了想，对着已经走到前面小山头上的雨言嚎叫一声，狠狠地把雪团掷了过去。雪团一下打中雨言的头，像一颗炮弹一样炸开来。

那帮孩子兴奋地叫喊开来，但是，他们叫喊了一下就不叫喊了。因为他们看见雨言并没有发怒。雨言只是转过身来默默地俯瞰着他们。

那帮孩子的手里每人都拿着一两颗冲天炮，此时，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攻击雨言的办法。还是那个缺了两颗牙齿的孩子，首先划燃火柴，点燃冲天炮让它对准雨言。冲天炮呼啸着从雨言的头顶划过，在空中发出清脆的爆炸声。那帮孩子兴奋得嗷嗷直叫。

雨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眼睛里发出冷冷的轻蔑而又倔强的光。

一颗接一颗的冲天炮飞来，它们都在雨言的四周爆炸。终于有一颗冲天炮击中了雨言，很准确地击中了他的胸膛，但雨言依旧岿然不动。

雨言的态度激恼了他们。他们的冲天炮完了，他们开始抓起地上的雪团掷来。他们认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场雪仗，太刺激了，太好玩了。雨点般的雪团落在雨言的脚边，也击在雨言的身上和雨言的脸上。

可是，雨言还是一动不动。进攻者们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他们茫然地看着这个被他们宰割，却又不屈不挠的对手像一截黑色的树桩，也像一个高傲的国王一样站在他们面前的小山上。他的屹立不动就是他们的失

败。

他们停了下来。但只是停下喘息了一口气，马上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他们掀开地上的雪，抓起了地里的土块。那些土块被凌冻起了，因此他们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地掰下来，不过那些凌冻了的土块却很硬，像石头一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块飞来，噼哩啪啦地击在雨言瘦骨嶙峋的胸脯、肩膀、胳膊和腿上。雨言还是不躲不闪。一块黑泥击在他的脸上，他的嘴角流出了一丝鲜血，但他依然还是默默地用一种冰冷冷的目光看着山下面的那些进攻者们。

他们发疯般地叫喊着，发疯般地投掷着，他们要打垮他的骄傲，打垮他的倔强，打垮他的毅力。他们不能忍受他的冷漠的蔑视。

一个孩子从一个石缝里拿来一块凌冰，那块凌冰长得像一个手榴弹一样，四周像珊瑚和蜂窝一样坚硬，沉重、毛糙、布满锋利的棱角，一旦投出去残酷性可想而知。那个孩子犹豫了一下，把凌冰递给了那个缺两颗牙齿的家伙。那个缺两颗牙齿的家伙拿着凌冰，试了试，觉得它真的是一件不错的武器，于是他嚎叫一声就把它对着雨言掷了出去。

那个手榴弹一样的凌冰击中了雨言的头，雨言一下倒下了。那些孩子也停了下来，他们不知道下面的战斗该怎么进行。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小山上的雨言慢慢地爬了起来，他依然一声不吭，依然紧紧地咬着嘴唇冷冷地看着他们。他们有些被吓住了，因为他们看见他流了血。

雨言也是看见自己流了血的。那些血顺着嘴角淌下来，滴在脚下的雪中，一颗一颗的鲜红无比。

一片静穆中，那些孩子也许是要上来看个究竟，也许是鲜红的血激起了他们一定要征服的激情，此刻没有商量，他们慢慢地从下面围了上来。他们就像一条条土狼睁着血红的眼睛滴着涎水慢慢地围了上来。

雨言这时想起了妈妈，临出门时妈妈站在土路的尽头，但那时风雪弥漫，雨言才走几步就看不见妈妈了……雨言这时想喊一声什么，但是他没有喊出来。

这时，那帮围攻的孩子一下停住了。一个声音从雨言身后的山坡上突然响起。

“——崽哩。”

雨言回头看，是满婆。她满头白发一路呼喊着一路从雪坡上奔下来，她身后的雪纷纷扬起，烟尘一样地一路跟随着……那帮孩子飞一般地跑了，这时，整个寂静的天地间都是满婆长声吆喝的呐喊声。

雨言转过身来，他看了看雪地上自己红色的鲜血，又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

满婆的家在镇子旁边的一个山坡上，也是一栋黑瓦木房。那木房已经被柴烟熏了许多年，到处都黑亮黑亮的。满婆做事时喜欢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话，满婆不做事时喜欢唱几声——其实她那不是唱，是呼叫，不过，她那呼叫十分嘹亮，对面的山都传来回声。雨言在满婆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他听见外面一整夜都有声响，他不知道那是风或者是其他什么。

2

雨言跟随着满婆来到了江镇中学的门口。满婆说：“去。哪个都不要怕。”

雨言并不是一个胆怯的人，过去他在省城的那所中学时没有害怕过谁。但是，这一年来在农场的生活，特别是那天在小雪山上与那帮小土匪一样的孩子的遭遇，使雨言真的有些害怕了。但是，这会儿他还是稍一停顿之后，就默默地向那黑森森的江镇中学的大门走去了。

江镇中学的大门是雨言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它像一个大庙的山门，十分的高大也十分的威严。两扇大门敞开着，两扇大门上都有一个铜狮子头，狮子头的嘴里衔着两个大的铜圈；两边是两根巨大的柱子，再两边是一大排砖墙，但是那不是一般的砖墙，首先是那些砖都很大，其次是那砖墙上还有些浮雕，只是有些剥落了，看不清那些浮雕的内容，但依稀中那是些鬼神和怪兽；整个大门上都盖有圆圆的黄瓦，那些黄瓦跟这大门一样颜色早就变了，变成了黑色。整个大门都是黑色的，黑得让人的心里有些无端的发紧，但是，让人有些欣喜的是大门上挂有一块白色的牌子，牌子上有四个红色的大字：江镇中学。

雨言走进了大门。大门的里面是一条青石板的小路，那些青石板已经被踩黄了，像黄铜一样，泛着一种冷冷的光泽；路的两边是柏树，都十分高大，青森森地指着天空。这条路让人觉得像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雨言走在那里，他觉得脚有些发软，他不知道这条路将把自己带向一个什么样的陌生的世界。

雨言报了到后就被一个叫卢大庆的老师带去宿舍。这个叫卢大庆的老师雨言见过，他好像是农场旁边知青点上的知青。他是个有些矮有些胖的人，笑眯眯的，但是他的眼睛很黑，黑得像里面深深地藏着什么东西。雨言想，他应该是认得自己的，去年春天的时候他还拿着一本书向父亲请教，可是，这会儿他怎么装做好像根本不认识自己一样呢？但好在不容雨言多想宿舍就到了，卢大庆老师也就转身走了。宿舍在二楼，很小的一间黑屋，雨言走进进去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人。一个高大但却黑瘦，一个矮小但却白净。他们不愧是已经读初三的人了，不像那天小雪山那些孩子那样野，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拘束的，是有礼貌的。雨言跟他们三言两语后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矮小白净的那个叫安小米，高大黑瘦的那个叫刘大德。安小米说：“他叫刘大德子。”他于是就对雨言笑着说：“他们都喊我大德子。”雨言对他们说自己叫雨言，他们有些纳闷，“怎么叫语言？有姓语的吗？”雨言说自己姓古，叫古雨言。他们又说：“古语言？那你的古文一定学得很好了。”雨言又跟他们解释了一遍，但是，他们好像不认同那个“雨”字，他们说：“那不管怎么样，你父亲一定懂古文。”提起父亲雨言就没有再吭声，雨言想：他们如果知道父亲是江对岸一个在改造时时被批斗的人，他们会怎样对自己呢？

雨言推开窗——其实不是推开而是支开，因为窗子是木格子窗，要打开它就得用一根竹竿支着。雨言对着窗外的环境张望。大德子说：“我们带你出去转转吧。”

安小米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于是三个就一起出去了。

这江镇中学不像一个学校，但又很像一个学校。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四合院，呈一个“回”字的格局。都是木房，木房上都是黑瓦。房间有大有小，大的是一间标准的教室，小的就只有像他们住的那间一样只能放四张小床。但是，不管房间大小，清一色的都是格子窗，下层清一色的都是石板地，外面的那一圈有上一层，上一层也清一色的都是很宽的木板地。这个地方环境应该说是很好的，一圈和另一圈的房子中间种有柏树，也修有鱼池，那鱼池的边上是雕龙刻凤的，只是鱼池里没有鱼，连水都没有，只剩下一些干枯的假山。学校的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院坝，那院坝是一块块大小一致的青石板铺成的，刚好一个人的一双脚站一块，大概可以站几百人。院坝的正面是一个戏台，依然完好，也是雕龙刻凤的，只是中央的地方挂有一张领袖的像，有些不协调地被一些飞舞的仙女们簇拥着。

雨言说：“这个学校修得太好了，要在省城它是一个纪念馆。”

安小米说：“这是白三爷的书院。”

大德子接着跟雨言解释：“白三爷是地主。他现在就在这里打扫卫生，你会见到他的。他的女儿就跟我们一个班，叫东月，学习最好了。”

安小米接着说：“也最漂亮。她是白三爷的小老婆烟花生的。”安小米说完自己就笑了。

这座书院也就是江镇中学，其实是在一块大悬崖

上。

这里离江镇大约有一里地的样子，中间是些水田。学校的四周都是高大的灌木，里面黑黢黢的，而另一边就是江了，那条江叫青江。靠近江的那一边没有什么树，望过去可以看见山的对面，很清晰，但是由于隔着江那也很远。不管是白天或者夜晚，这里都可以听见江水的涛声。

这所学校是附近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中学，这里也是附近几十里地少年们梦中的天堂。这里从初中到高中一应俱全。雨言他们三个在学校四处逛，雨言发现高中的那些同学和老师有些分不出来，他们也是很成人的样子。雨言是知道这其中的原因的，这地方穷，孩子们上学总是一天一天被延宕下来。但是，他们现在毕竟在这儿了，虽然这儿的老师很多是从附近的知青点抽来的，但这里好像没有雨言在省城的中学里那样喧嚣，好在都是一种读书的气氛。鱼池边坐着的那些女同学都很大了，风姿在她们的嘴角和眉梢显露出来，她们的声音给这古老的书院带来一种春天的气息。

雨言发觉刘大德和安小米是知道自己的父亲在江对岸改造的，因为他们一直不问自己是怎么从省城到这里来读书的。雨言觉得他们都是质朴的人，只是大德子更加厚道些，安小米更加机灵些。

逛了一圈回到寝室。他们回到寝室时看见里面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

大德子和安小米都喊他“黄元富”。雨言觉得他们都有些怕这个人。

黄元富从床上挺起来，他并不理大德子和安小米，只是坐在床上盯着雨言看。

黄元富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雨言看见他脸上有些横肉，但是，他的眼睛却很小，小小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凶光。雨言还看见他的骨骼很大，他放在床沿上的手很大，青筋暴满。

黄元富这时对雨言指了指，雨言不知道他指什么，茫然地看着他，他不耐烦地说：“笔。”

原来他看见了雨言口袋里的那支钢笔，雨言抽出来递了过去。

雨言的那支钢笔是一支黑壳的钢笔，上面有金色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那是雨言的宝贝。这会儿，黄元富把它拿到窗前，借着亮光仔细地端详着。他看了一会儿，又坐下来，看一眼雨言，没有说什么，但他也没有将钢笔还给雨言。

这时雨言有些警惕了，但他没有说什么。大德子和安小米也看着黄元富。

黄元富过一会儿从被子下摸出一把匕首——那其实是把粗糙的小杀猪刀。他把小杀猪刀向雨言递来，说：“这个给你，笔，我要了。”

“不。”雨言一下站起来，他要过去取他的笔。可是，这时黄元富也站了起来，比雨言高出一头，他高高地举着那支钢笔。雨言大声地喊：“还我的钢笔。”

大德子说：“人家不跟你换。”

安小米也说：“一把小杀猪刀就想换人家的钢笔。”

黄元富这时一把推开雨言，对大德子和安小米喊